

遺集

遺集

二



92591

序

節士之心不死而千秋萬世乃有倫常忠臣之面如生卽
簡斷編殘猶聞警欬以故手司農之笏三日傳馨拜卞壺
之墳九原可作而況於神阿鬼護空山畱冰雪之文辟蠹
驅蟬清夜吐鮫龍之氣丹心不泯碧血難埋此固清江人
士之重刊楊忠節公遺集而不能已已也當明社之將屋
也主憂臣辱將怯兵懣楊嗣昌奪情於政事之堂盧忠肅
勞勩於兵戎之次而公則錚錚此骨嶽嶽爲儀白簡陳詞
青蒲納諫薦友爲交讓之木鋤奸爲醜正之羊卒致宵小
權心僉壬側目擠公贊畫盧公軍事使狄山之乘障空捨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序

一

頭顱命鮑照以參軍俾膏鍬斧斯時也九邊狼燧火燭宸
旒七萃蟲沙星囚大將長勺之旌旂已亂空城之庚癸頻
呼盧公心耿孤忠思畱國土檄公轉餉真定遂未及於難
而公則奔扶棺絮痛哭灰釘免譴南歸起家西第無何而
天旋地轉龍馭難迴海走山飛犧輪永折青蓋遽降於建
業黃旗尙擁於延津或且爲入洛之陸機壇登河上或僅
作哀時之庾信涕墮江南而公疾首遺黎傷心故主結忠
誠之社率子弟之兵如火如荼輝映山川之色江花江草
繫維父老之心知事不可爲而忘身致命知時之已去而
殉節從君遺孤遠託於友朋詩卷長畱於天地吁可悲也

顧說者謂福藩擁戴雖僅一年明堂山河尙存半壁旣起
公爲庶子當拜命以從戎乃僅哭子羽之詞徒歎臧洪之
血者何也不知撥亂反正至必宣光挽日迴颺臣惟李郭
是時徵寶玉者月傳一萬二千事嫺鞞畧者時無三十五
將軍歌後庭玉樹之花金迷紙醉奏燕子春燈之曲蝶舞
鴛飛而且馬阮同朝蝗蝻續錄梟雄據鄂虎豹當關公倚
爲三柱之擎天亦難止羣奸之煽竈不過如孤臣嶺上魂
葬梅花宿將陣亡尸陳荻港已耳而謂公也肯出此哉說
者又謂龍生九子同湖銀潢鳳颺三霄誰當璧紐公旣辭
福藩之詔自不應拜唐邸之封乃竟奮袂誓師荷戈赴義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序

二

者抑又何也不知同爲劉氏從更始非忠從光武者乃爲
忠同屬晉臣從八王爲亂從瑯琊者乃非亂惟去就自在
人心斯離附合乎天道唐王以安東之節獨假茂宏以端
右之才首推伯紀觀其璽書再召賜劍親頒雖亡國之燼
未必燃究帝冑之心難遽泯一旦將亡海島戍撤仙霞銜
璧朝天結纓殞國遂使啼鵲夜徹難歸望帝之魂精衛晨
飛徒下陽侯之石而謂公也欲自全先軫之元少吝葺宏
之血也得乎說者又謂風靡珠旂向資勁卒浪沈鐵鎖尤
藉雄師數李勉之兵盡屬九衢僮楚築王罌之塚惟賁百
堵牆隍公雖收聚散亡實則難期策應狼卒以驕矜而啟

鬻嗣蠻更桀鷲而難馴江障丸泥戈揮寸挺勢之不敵不問而知得無兵之一事公嚮者未經講求乎不知天命既去人心遂離我

聖朝箕緯膺圖元珪受錄銀罍拓地而薄海歸心銅馬除殃而頽民繫頸張四正四奇之陣箬矢三鏃耀九天九地之師韜車百雉一戰於薩爾濟穢楊鎬二十四萬之兵一戰於一片石鏃李闖一百餘營之逆神謀廣運勝算先探縱公能拜水誓師軍聲雷動憑城喋血宵箭風馳其如玉弩斜芒銅丸內潰木梯浮江而在應紙鳶信斷而不靈此固由氣數之使然未可以成敗爲論定又何疑於公之不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序

三

知兵也說者又謂雙龍津合地僅彈丸八境臺孤形同黑子况幅幘之日蹙且肘腋之灾生卽欲起一旅一成而夏遺胥溺卽欲總閫內闔外而漢火難明公雖虎踞孤城究屬螳當王旅無乃不達於事情而亦有違於明哲乎不知父母搆凶危之疾而不醫禱以甦之非孝也陰陽值沴厲之侵而不雩禳以祈之非職也故明知二帝之不還而不能不思痛飲黃龍之府久悉三分之已定而不能不出運糧流馬之謀迨至蠹影全摧鼓聲不起雲梯麋聚星鏃豺崖淺色黃衫馬革早儲於麥鐵深潭碧水龍髯定附於橋

山駕扈蒼虬潮迎白馬沐

聖世褒嘉之謚取義成仁全貞臣就死之懷曰忠與節並
文山疊山之臂千古遂有同心立張巡許遠之祠萬公並
無愧色至是而公之心可以慰矣公之身可謂榮矣又說
者謂志竭生前文傳身後江山麗藻鬱爲孤憤之辭花月
翻松盡屬憂時之作掣鯨魚而翻碧海鳴吼皆驚逐孔翠
而踞蒼巖飛騰亦後間嘗爲公搜羅往什參訂遺編見夫
字句傑池語言牢落華離軫辮而黑白難辨其四闕糾錯
組紱而元黃迷迷夫五色抑又謂之何也不知當明祚之
絕弦正文綱之解體音久習爲靡曼氣已微其格立山溯
崑侖而峯難造極海流落滌而水孰歸墟公獨憂之思與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序

四

漳浦黃公上虞倪公起其哀也於是力造幽窈心詣元微
其命意也則山鬼女蘿其屬詞也則天吳九鳳其取材於
大壑則楸楠杞梓輻輳於清廟明堂其傅色於素絲則石
黛丹砂紛陳於芝房蕙圃縑總萬端囊括羣有雖或者烏
焉之訛外蝕蝨之叢殘金根妄解於後人玉璽遂畱爲遺
憾要皆傳會者之咎而非公之咎也故今者都人士嚮懷
先喆景仰前徽笏同召伯之棠爲贖文貞故第鐵作趙公
之塵特傳忠毅餘芬搜徑事於三百年滄桑換劫考遺文
於六七作梨棗重新虔伸其桑恭梓敬之心以勵夫孝子
忠臣之氣試從此剪燭焚香而讀定聲盈閣皂之山倘蔚

原原不墮
予嘗至虔過清水塘訪楊忠節公殉節處輒流連慨慕者久之而未得見公集過湫江楊桐鳳廣文手出新訂遺集示予且曰公生平詩古文辭甚多久已散佚與邑人訪求僅得此亟謀板行庶無失先烈遺韻今幸就緒願誌其顛末予竊喜得見公集謹拜而受之攜歸山館朝夕諷誦未嘗不掩卷歎息也方公筮仕登朝適當明季未造維時庸輔譏國邪黨朋謀公慷慨抗疏直揭冢臣不忠之罪而並及諸太璫幾爲所構陷迨貶秩調外而剛正不撓之節概愈挫而愈奮聞都城陷痛哭募兵勤王及至守贛力竭城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序

六

破而投水以殉屹然與文山疊山兩先生相鼎峙非數十年窮理養氣曷克臻此此豈徒以文傳哉卽以文論胎息於經史浸淫於諸子百家其忠憤鬱勃之氣時流露於楮墨卽此已足窺見一斑至詩集沉鬱幽奧寄託遙深摭寫性真而一歸於悱惻得風雅離騷遺意洵足爲後人寶貴哉抑予更有感焉者古者立德立功立言稱三不朽而吾謂有不朽之德而後有不朽之言士苟大節有虧卽絺章琢句文采超軼古今識者每鄙夷弗道而忠臣義士之所撰述往往轉相呵護什襲珍藏雖世遠年湮疊遭兵燹後之人不憚旁搜博采務使零縑碎錦散而復聚而後快懷

仁慕義之心觀於此學者可以知所尚矣桐鳳廣文於公遺集經二十餘年之心力偕同志網羅放失讐校譌誤至是而復得流傳於世其表章前烈維持世教之心固不可泯而趨向亦從可知矣謹僭誌數語以誌傾慕之忱云

同治四年孟春月漱江後學鍾啟岫序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序

七



同治四年孟春月漱江後學鍾啟岫序
是而復得流傳於世其表章前烈維持世教之心固不可
泯而趨向亦從可知矣謹僭誌數語以誌傾慕之忱云
同治四年孟春月漱江後學鍾啟岫序

予少壯讀明史卽知清江有楊兼山先生爲明末一大忠臣而未知其能文後讀盧忠肅公奏疏末附兼山先生所作傳論一首文佳絕而猶未見其詩去冬予接傅學博丙生札謂已覓得兼山先生刻本詩二冊與抄文數首將板行遲君來校正予今歲清明後掉小舟抵省下榻署之西偏淨几明窗學博捧先生詩文暨後人傳贊之詞置案上予次第讀之詩刻本板甚劣多訛字脫文抄本文亦然間有不能句讀者非有訛脫則予學淺陋可知詩則躬庵所作傳文蔽以奇奧二字知不獨余不能盡通其說卽當時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序

八

密友良朋亦必盡苦之矣蓋明詩自西涯以後其體數變前後七子變爲高古而失之空公安三袁變爲流便而失之易鍾譚兩家變爲幽渺而失之僻先生知其皆爲無當而欲另闢境界以勝之與漳浦黃石齋先生共相淬礪其命意也深其出語也創其取材也博其着色也濃於是羽毛華質並出新裁月露風雲皆含道味而又適當時事艱難內外交訁贊奸顛倒議論乖張欲言難言之衷時時隱躍於意言之外有令人索解焉不能遽得者加以語典與驅時或落調錯平仄不暇顧歷年久遠字句訛脫付梓時又不能校正於是別風淮雨與鳥書虫篆並錯落於刊文

清江楊忠節公文集目錄

薦代東宮講讀疏

順天府重修儒學記

重修梅家畚至黃家園碑記

贈別塗侯黃石陳公序

盧忠烈公紀實弁言

盧忠烈公紀實俟傳

瀟湘逸史

附盧忠烈公傳後論各一篇

楊忠節公遺集目錄

蕭瞻致史

盧忠烈公紀實弁言

盧忠烈公紀實俟傳

贈別塗侯黃石陳公序

重修梅家畚至黃家園碑記

順天府重修儒學記

薦代東宮講讀疏

清江楊忠節公文集目錄

清江楊忠節公遺集三卷大題曰黃翰詩集在卷中其
賦文則又別置一冊其體裁宏富恩讓且得論君親賢
而薦代東宮講讀疏稱其體裁宏富恩讓且得論君親賢
臣蒙恩旨以充東宮講讀官臣惟青宮妙選儒者至榮臣
得與供事竭此愚誠實出萬幸既退而思之皇上聰明天
授慎擇端良其爲慮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讜直博學多
聞之士以充斯選而臣碌碌材質疎淺拊躬自慙且以臣
所知伏見同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臣黃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皇上已鑒其清望卽賢
者外敬爲人宗愛國之忠出於誠懇自其始仕迄今十有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一

六年守身樂貧書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羣書究心經
務古今諸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良
德秀胡安國之儔也使得與講讀之列必有正言正事之
效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冒陳乞皇上察臣至愚准
臣辭免願以臣所任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堯舜以無
負皇上慎選至意卽道周受之天下以爲不媿臣思審友
推能人臣之義僞讓市名臣必不敢深念元良天下根本
而正人世所難得如臣下劣濫與清班徒使大儒未獲實
用名實之際臣實媿心儻蒙恩聽臣所請宮家得賢良之
效微臣免匱望之譏實臣大願臣質辭讓能義在爲國非

爲道周也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諫清紀等官所
以隆副貳之儀廣正直之助也皇太子端位震宮歷有歲
年謂宜禮取備員以敬曠典義資箴誦功裨高深四方聞
之後世法之率祖敬德於古有光伏乞聖明畱察勅部臣
酌議別選充員萬年有道之長爲益不小臣凡有勞勩義
不歸私自審材分宜讓名賢區區之愚仰冀聖明省擇

忠節與忠端深交所謂性命之友也讀其各賦洗
心詩十章可見此辭出於至誠爲國非爲道周千
載下皆能信之而當時竟不免齟齬故曰義之於
君臣有命上高後學李祖陶識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二

其田書命士高第等卒而開

心構其

不海承自審材分宜讓名賢區區之愚

清着眼觀次員萬年有道之長爲益不小

之辭世法之率祖敬德於古有光伏乞聖明

年謂宜禮取備員以敬曠典義資箴誦功裨

以隆副貳之儀廣正直之助也皇太子端位

爲道周也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諫

順天府重修儒學記

王者之化旁魄燧漏嗣世不絕者有仲尼垂其教也仲尼之教闕於及身而大彰於後者有王者尊其饗也故王化不得聖教不行聖教不用王化不長今天下一統天子柄獨化於上其統則堯舜禹湯文武之統也然而禮不必夷樂不必夔刑不必臯陶俗不必沿世不必襲自三五已不能相遵而况暴秦澌滅之後乎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政有時乎改而惟孔子之道歷世窮通長守不變故天下所以環向而歸命於天子稽首扶伏而莫敢誰何者徒畏孔子之教也入乎教則不禮而敬不樂而和純白安備甯一無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二出乎教則罪有餘而罰不勝雖列申韓百管晏傲傲以救之抱薪救火愈益熾矣故孔子之助宣王化者其功無已時也夫教不自正必上躬之而後行故其詩曰文王有聲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言武王基化於上而四方風之也今皇帝元年幸大學祀孔子其時六館生色八方嚮風順天府尹某言故郡縣皆有學順天府居京師首善之地宜率倡以稱上廣勵學宮之意今學宮榛菱俎豆弗戒聲教否戾瞻依邈焉爰飭五材於梓於陶上絢下鞞冠冕巍峩笙鏞並陳庖廩有次遂樹貞珉用記歲月於戲茲地自召公教息獨聞有屠狗擊筑

重修梅家畬至黃家園碑記

崇禎十有二年己卯夏大水江溢於修德鄉五都之間始若髮漂終乃大圯保人之壞游如也鄉邑大夫遂人以咸懼然邑侯無錫秦公閱之甚曰是不可以日月契也我乃先之則蹙言於眾曰凡壞之入以力報也邑人之嘗宅其良者以患準也嗇老之雄於旅與或腐於力者以才差也名相遠者實相近也功相若者事相半也我則有大福於汝後人是年冬十月度里裁匡步軌割鵬耦量時景役以日至勿或敢匱遂有長長有十里鄙有督督有五人涂有植植有八表官徒有專專歷三職程事而終不愆於素自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五

梅家畬以屬黃家園丹桂坊縱畧之三百七十丈五尺有尋而止側輪不及十之一兼則砥之弱則侔之廓以怒則參以敵之廣以崇方水乃淫之上而望之綢如也已下則埤其表翼翼也凡百有十日以訖工不加昔矣又陪敦焉嗟乎國家嘗有建義之役矣淮之爲淮則有泖口之師矣其始以人之功爲己弗功也辭之辭之矣若之何以人之勞爲己勞也身之且身之而弗身其勞也則曰吾不敢爲利焉左移而右息焉民之不爲鮪鳧者猶幸爾古之儒者嘗以是爲己病也或不待請而爲之甚乃不惜以其躬衛之曰吾學吾道如是也秦公以儒者之治治之又安能

贈別淦侯黃石陳公序

有別

代梅壽於南賢同堂

貴池陳公治淦者五年士習人和遷邵武郡丞公將去相率留之不得余與公昆季爲同年友遂借

二三子餞之鹿江而贈以言

賦王室文

淦水之東涉率水而北距余邑六十里而近趾相錯也俗好疆井相若也庸賦之所入歲相若也星祥之告月相若也士之敦學知相若也自余所覩五年之間得兩賢邑大夫焉一爲無錫秦公一則今貴池陳公兩公生同里仕同時其治端簡潔正一以古人之道行之急民之疾不欲以民力爲己名曰卽欲以此名也進我則不能壬午秦公以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七

秩滿覲京師淦人爲是也懇諸御史臺不聽公去人乃大悅余邑父老聞公留則有慰言曰我生乃不逮淦人又明年甲申天子始卽位陪京秦公入爲試御史是歲十月公亦移守邵武丞淦人士聞之曰孰使我勞之不以其勞爲身之者乎孰使我食之不以其食爲啟之者乎孰使其以人之治治我人終我畝者乎孰使其以我人之治治後人不惟後之人是公者乎則夙成者乎抑王室之恤也大夫何恤吾儕小人則既有辭矣余聞之益喜君子亦各有道也汲長孺薄爲郡天子至以卧治疆起之劉忠宣在館職請秩得員外郎秩滿遷卿丞猶乞外郡嚮使兩賢同堂言

之豈有相非者乎今天下之患亦棘矣建武之治豈云遠哉君子以道道之而可上之不我知何害始公下車爲余言治道大周周生大疑治道大剛剛生大畏治道大專專生大闇之三者吾嘗患之不敢以過公守斯言也將去如至之日前年十月有楚寇吉州之門啟一日馳淦水不中晷而涉邑人色然以駭瞻之墨墨也公乃蹙言於庭曰不可以我故危汝帑盍去之又曰不可以汝故免我我見子止此矣邑人曰終不可以公故去公明日士與士詛於社衢終三月環甲而治之雀去不轉民蔑有遠心寇以是不敢至旣卒事或謂公曰賞將及子盍先之公不可亦無有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八

聞其事於朝者也日猶以賦報不及格從恒調進一秩惜哉公之治淦法有役力不以時者眾患之久公曰不可以上爲厲里有以其勢負材武禦人者將爲亂公以事卒治之寇乃靖凡公所治治於後者可則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公有之始時人謂公曰治清易治淦難公曰曷難諸將去人曰治淦難治邵武易公曰曷易諸夫天子之視邵武猶陪側也公以古人之道行之何疑乎往年余見建德太宰鄭公於青州道之故太宰語必及子曰君子人與人謂公將進子已而聞之人太宰旣屏居不及政猶以不獲升公於朝爲憾夫君子之自愛愛人亦各有其道也公

諱以運號黃石江南貴池人 見新淦舊志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九



論 廬忠烈公紀實并序 文 武 錄 本 末 不 推 賢 讓 臣 事
傳忠烈者數家矣麟較詳詳之者何也曰留其實不敢遺
也後之作史者將微顯而敷幽必有據乎其言麟留之庶
以實傳也忠烈之必傳者何也曰懷忠死烈夫人而知之
矣看其溫溫有道容或議之曰儒拘及其爛陣而雄呼萬
騎群易雖古名將不是過又疑之曰一時矜氣然耳公未
知兵嗟乎以宵人之心測忠烈忠烈迂以蕙人之心測忠
烈忠烈怯迂與怯自生於其入之心耳於忠烈之實蹟無
當也忠烈之忠孝文武蓋性生矣子必極哀毀之報臣必
瀝盡瘁之忱儒生讓其英雄武人難其道義卽如治兵一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十

事其屯牧如營平敢戰類衛尉出師紀律似忠武王悲憤
沈鬱亦與之埒特恨不得偕長平冠軍汾陽西平爭一日
之封嗚呼惜哉然但曩者不知忠烈今之曰有識者已知
之千百世而下當無不知之也敵至而不驚臨戰而不怯
敢鬪而不浪鬪待時而不失時如忠烈在安有蠹孽塵皇
心哉忠烈存天下安忠烈亡天下危忠烈死生天運通復
之一大會也浩浩子軀乘氣變化不亦如龍如鱗如嶽如
星也耶要其故非他亦曰誠而已矣誠孝則孝著誠忠則
忠形誠文則文颺誠武則武競非詳忠烈之先後本末不
能識純臣之心非詳忠烈之先後本末不能道純臣之事

載一漏萬良足憎也公介弟幼哲一編嘗述公生平無事
實許子德士公邑人從行在軍者著戎車日記載公死及
許楊事甚詳然征寇則未之悉也公之媼張君緒吉以薦
舉授官臨戎從公楚豫遊最久詳錄流氛事多人未曉者
金沙進士曹汝珍著公傳行於世未獲見弗能評騭之也
予以軍中所夕話言參之諸家紀載并公貽樞部書及黃
石齋諸先生集錄芟繁葺漏以備草野蕘言公在天之靈
其不憾乎尚有遺者踵而增之無難也或少之曰子文似
忠烈家傳余亦任之憶髫時讀聽鶴山房藁稱忠烈文見
貽朝士手札及訓家人箴面諸書稔忠烈翰墨忠烈之神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十一

韻飛動猗猗十指端千載欲生矣會參知政行若吳君督
學粵東過豫章謂將以愚編投劄晒示多士仍命據首
肌導其筆端崇禎十五年壬午季夏江右楊廷麟拜識

盧忠烈公紀實俟傳
大司馬忠烈盧公宜興人也公諱象昇字建斗別號九台
唐玉川先生之後世居西南山中桃溪南茗嶺下宜邑多
名溪山萬峯巉巖間嶺尤爲之岫出草秀而木芳居人稱
靈傑焉太父荆玉公令浚儀南康兩地以循績稱尊人崑
石先生有文名藉藉邑諸生中娶李夫人以萬曆二十八
年庚子三月四日生公公幼有大志與羣兒作狎輒以才
畧雄長之其折斷事情皆中理法荆玉公戲擲以錢卽棄
去曰牧兒買餅資耳安用爲長博貫經史爲文章頃刻百
千言時治平久不貴武公特學騎射同輩哂之公不輟年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七

十九補弟子員天啟元年辛酉公年二十三舉南畿二年
壬戌成進士釋褐歸值太父喪色不見齒公年少高科美
風儀維揚一治姿慕公願委身事公曰吾豈以精神銷粉
黛耶卻之識者已知公之端栗概矣三年癸亥筮仕授計
曹從大司農閱鏹庫見主庫者局脊狀公喟然曰羶途折
氣爾乎後以屬公堅弗受值魏璫熾欲脫之求外地出視
清源時積粟百萬歲耗糜亦萬餘公曰盍以惠吾民而
飽雀鼠爲也因奏中州積旱缺穀五年民間鬻婦賣兒不
足以應石壕之怒請許納價上從之豫民趨納積逋皆清
所活之口數萬又播朽積中得穀數千皆奸胥虐取糧戶

而沒之者悉作正供而入之廩民呼盧父三藩初赴邸時
參從噪途等諸暴客公豫列囊貯米水次舟至卽遺之弗
令停橈藩艘亦服公能不復肆屢舉卓異三載秩滿擢守
大名巨室兒馬翩翩性任俠齊豫燕晉盜歸之稱九省通
家白晝掠人都邑莫有問者公計擒之常服縱轡獨行道
遇一騎露刃衝公前曰翩翩作何狀公紿之曰已擒就戮
矣騎卽飛去遂縛翩翩歸立棄市未幾請贖案積奸尼鑿
隧僧室中誘名家子入室與羣少年通觀燈之節尤劇公
捕治之火其盧淫俗以戢尤善清寃獄崇禎元年戊辰入
都大計日有老婦自廬中出大呼曰天下那得好官如大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名盧太守者詢之其子爲勾民誣久繫獄公特白之也二
年己巳薄都城公拔劍斫案呼曰大丈夫獨行取胡馬
耳遂募鄉勇萬人持十日糧兼程並進天子壯之退詔
還郡以副使階行守事六年癸酉流寇興公檄諸屬邑繕
城葺甲糾鄉民及輿吏訓練之人能持杖逐賊時號知兵
治四載遷大名道備兵三郡號天雄軍後賊勢益熾過臨
洺三郡人驚棄家避公星夜赴援賊卽遁馳騎逐之至危
崖一賊自巔下偏甚公額中一矢再發僕夫斃車下公卒
力戰脫之時時躡賊後使不得食賊患之分隊迎公潛引
大伍旁掠公偵知之戒城守勿動身引精騎疾驅抄其前

賊至突撲之斬數千級賊大蹙曰此盧拚命也遇之卽死
相戒盧公境勿復犯寄語公亦無越境逐我公聞而笑曰
我豈以隣爲壑者公第三子殤車騎離署舍十里弗顧也
賊經廣平民趨城郡守慮賊湏急扃城後至者不得入哀
號動天公逐賊至廣急呼守告之曰此夫妻父子離失者
非吾民耶而忍棄諸急納之吾爲爾捍公自策馬行城徹
旦賊已夜遁閱半載加公按察使秩仍治兵畿南民以安
堵者數歲賊窘思他逞遂南渡河之南所過殘燹七年
甲戌破鄆勢尤獷廷陟公僉都御史命撫鄆畿南之民相
向慟哭曰賊來誰禦吾輩生無幾時矣公行日萬眾擁勒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四

呼天騎不得前諭之曰事已至此奈何民各出一錢製萬
人帳獻公匍送五百里外歌頌且泣臨河廻返公泣鄆六
城陷而復民猶晝夜遷毋安居公增葺城郭採銅鼓鑄出
息糴穀患漢江商舶不通乃造兵船數千西抵商雒南距
荆襄轉輸貿易物力始足賊又羣犯鄆屬公引兵窮逐雖
懸崖絕礮必羶裹繩絕而渡振旆一呼軍士雷諾賊避之
至晝不敢餐慮因炊烟逼之其墮篋塹死者萬數鄆以復
安成巨鎮云嘗乏食兵有謀逆者公銷盔帶得金夫人王
亦脫笄珥括衣幣椎牛作餅飲食之眾搏頽謝公呼告之
曰朝廷餉暫缺不日至爾曹背義作賊耶今後有二心者

不爾貫皆惕息受約帥鄧某尅餉致噪兵自關門下公單
騎往諭之眾匍伏泣懇公呼帥至數厥誓斬之羣帥懾服
自是兵民貪然鄭大治鄖隣楚楚地賊氛熾遷公副都御
史亟撫楚公至賊大懼突奔中州日殘十數城邑豫人伏
闕下言求盧公楚人爭之廷議非公不能全豫晉公兵部
侍郎兼五省尋益二省凡賊到處皆需公公握尙方劍於
馬上草七省行移嶺關嵬峩輒吟句題壁賊驚相告謂皇
纛下面眉炯朗儼一神人自是聞聲卽遁公過穆陵關有
揮戈欲洗山河色仗策思援饑溺人之句蓋夙懷也八年
乙亥賊趨東南環攻滁滁城守頗力賊掩民間婦女倒置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五

之深坑露其牝飛礮厭而不發城中亦斂陰溽桶掛堞相
向礮乃震忽登城見曠野無隻輪疑其佯退公則疾趨五
晝夜至矣麾兵急擊命祖寬前茅躬率麾下從之戰城東
五里橋賊大潰逐北五十里斬獲者百萬滁水赤流數里
公之至也實出滁人不意命偏將入州求糧州吏疑爲賊
斬之竿其首繼遣又將斬之公馳諭滁以礮石礙公行大
僕李覺斯識公廼免公入滁滁守劉大鞏股栗伏地分必
死劉母年八旬號哭軍門求代公宥之施劓刑因築壇酌
亡將旣殮始行三日後墮淚不輟時公急逐賊且殄以滁
羈半日行又先檄淮撫朱大典堵賊去路朱不應賊收散

卒率七騎奔又集諸饑民還楚豫復熾公策兵窮追至南陽以百餘騎陷伏中幾兩日公約其騎曰食盡必死不如擊之騎曰如命大呼突陣賊皆靡大軍亦後至遂大破賊殺萬人自後數戰皆捷賊困因而向關中人老營自公之受討賊命也歷三載賊未嘗破一城郭公分部下甘苦行囊中惟糜屑餅二饑則嚙之嘗乏三日糧公亦水漿不入口夜則同戰士霜宿一夕公右臂挽馬纏曲左肱而卧夢中忽聽馬蹄踈蹠聲公即大呼躍馬行眾將士亦吶聲上馬初莫測其故也時則賊統大隊夜行聞呼躍反疑中伏死奔百里達旦公追擊三百餘里擒斬無算公曰幸也酣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六

卧不覺吾一軍醢矣又一日大雨宿蝸廬晨起則三五腐尸橫地眾不堪公適然耳九月丙子夏溽暑休兵公趨秦關詣洪承疇策兵事時承疇三被詔責奪五階罪且不測公曰若任西北吾任東南左右手也脫以法罷奈何已而師次潼關賊騎正野掠偵之闖王大隊也公劄呼部帥祖寬迎擊之寬受命躍馬大呼摧賊鋒一戰斬其首闖王者驍賊高迎祥也賊眾號百萬闖最強稱王李自成爲之奴呼闖將殘殺特甚朝購其首級懸上賞寬下馬持賊級獻公公喜勞寬軍士喝采呼賀公命酒壽寬三觴握寬手謂之曰若誠曠世功矣吾尙有膈言告爾爾能聽我否寬曰

唯命公曰汝聞洪總制屢戰不利乎且夕且獲罪吾欲救之不能關門制臺轄地以今日功讓之可保全也寬大驚曰以恩爺之靈寬不才倖此奇捷何敢輕讓人公慰之曰汝關門宿將豈靳尺寸倘固此右壁免朝廷西顧憂拜功不小矣寬尙不欲公曰再不從吾行拜汝公下拜寬急掖公公不起寬曰唯命公乃起捷聞上大悅復承疇階加恩諭仍還尙方劍自後遂寵眷焉時賊求撫甚切公將引兵入關會秦師貽書訓家人題其端曰烽火三月家書萬金維昔之言不我欺也人生於情余豈異類然性躁而懶軍事旁午知交謝絕殆非斯人之徒矣兩親在堂定省越三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七

千里音塵偶及潦畧數行至室人以及子弟卽平安二字不暇問亦不暇書自乙亥仲秋歷丙子季夏長鬚僅一往還無可爲家計者於是效老書生作訓誥語持之以歸不審於義方於閫則奚似也其訓子弟者曰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君恩旣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間違二親之定省掃蕩廓清未效艱難困苦備嘗此於忠孝何居也吾願子弟思其父兄勿專交游勿圖安飽勿干戈而狙豆勿弧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無妄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府酣歌恆舞斯造物之侈民庭以內烟榻無華庭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人亦自省愆凡我子弟其

佩老生之常談惟吾一身自聽彼蒼之禍福訓室人曰余爲官一十三年自部郎歷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惟國事蒼生在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室鮮治容家無長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諳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稗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公是時謂兩督協心殘寇尅日蕩平也八月騎復過京城詔天下師入援再賜公尙方劔命爲督時良固已破惟涿未下公趨涿 知公來已去公時兩足裹瘡啖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六

牙耐痛幸諸路兵出冷口收回難民萬餘廷命給烘炒食公又傾囊錢助之歸公遂歷塞外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振旅南回及灤陽雲宜之命又下矣廷議晉公中樞上念三鎮重地因屬公初授尙書階益宮保公之命宣雲也人謂危邊三載載三人公賢勞久不當以是苦公公慨然曰我爲其難急趨事出居庸關二十里未涖宣署卽策馬闕東界舊日大督行塞分馬纛左右翼傳呼飛旆蔽空十里外行人卽匿避裨帥而下箠矢插躬兜鍪掛鎧伏道路公盡撤之控騎行六百里日呼堡上老兵詢疾苦漸及人輕入之故老兵意公爲偏裨也狎公言狀甚悉車過問之則

大督帥也自是宜東情勢熟公心目間時邊粟匱斗易干
錢公憂之力請行屯牧公日行畛道問辨穀土呼老農量
課晴雨督其耕播之候牛羊壅埽之糞各以規行兩年沙
磧之地皆沃土歲大熟軍民熙熙積粟二十餘萬關甯備
兵陳懋德日遣使求其法天子喜爵賚文武有差諭九邊
皆式宜大在公左右者見公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鷄鳴盥
櫛思獲一機要霍索披衣行之稍暇卽詣射圃角射以箭
啣花五十步外公發必中常自云較獵塞外親逐兔免將
吏擊狐伐麋耳畔生弦勁筈聲支支脫去如鳶羣饑叫不
絕以爲樂遇平岡呼酒坐地與諸大帥論兵法忼愾及時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九

事不覺鬚髮裂諸帥聞言畢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發百
數十矢跨生駒潑刺而還公之意蓋欲左平遼右恢套北
屯大甯後託溪山遊終其年也十年丁丑二月崑石先生
視公至白登一客與偕謂公曰塞外縱獵可觀乎公曰可
引萬騎登高厯嶮縱觀荒外諸山遙望插卜板升并三十
六家諸巢厯厯在目公謂客曰卜請備邊吾欲借卜以通
哈馬哈來市馬吾卽因哈以綏邊事可大定也是時
獵騎驕嘶解鞍放牧之下草色連天雲錦地列殆絕塞壯
觀云已聞宣邊警赴之警息閱兵陵後歲臘公履冰渡河
入套行兩晝夜將窮其穴值嚴寒從者指墮膚裂引兵還

十一年戊寅三月四日公生朝上尊人觴聞宣警公躍馬
夜馳六十里至天成道上矢檄交進言二百里外卽見烟
塵聞馬蹄濶踏四十里公曰此大舉非零竊也問入口
乎曰未公曰殆欲右窺雲晉令我兵集宣則彼乘虛入耳
因檄雲晉兵勿動自率師次右衛時數騎臨牆自云某
某皆舊日受撫監官名也細詰之曰實挾之來公夜馳
入衛戒撫使曰若輕言賞斷汝舌因上疏言人伺覺
久矣來闖邊耳求款非實情且卜爲之用不可信因有撫
卜不撫許市不許賞之語下令通市果不挾一貨議
十餘日樞臣楊嗣昌手遺書曰撫之便不見卜哈往事作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熟眠卧犬耶公乃榜示復我侵地還我叛人後議款嗣昌
又札曰宣邊是彼口子議撫事當在義州蓋謂公不主撫
可向他督不悟彌留匝月公謂諸將曰懈矣可擊哨知

三十六營離牆六十里密詔雲帥西來宣帥東來自率兵
直子午出羊房堡計日鏖戰先二日去旣卻崑石公

欲南歸公括囊中僅四十金出以佐行李誠夫人曰邊地
苦寒實非迎養地且吾日事行間定省不時汝其歸自今
甘青色養屬於汝夫人亦毅然就道宣之爲疆也視他隘
甚坦平無雄塹可扼向被詔匹馬隻輪不入者倍節門爵
賞是役也嗣昌謂無血戰勞闕不行將士憤憤告曰入

則論罪十萬騎臨牆匝月一矢不加而遁豈得無功何云
血戰公折之曰爾等荷戈甲卧霜露不謂無勞第因三大
時何不早作長城拒寇勉之秋防甯謐當爲若輩請也初
嗣昌懼譴闖入將坐法幸撫成以免旣不就憾公然未有
以傷也自謀夫拜脫樞局及命下以閣兼部竟不得釋樞
權公之禍從此烈矣嗣昌向居內憂猶墨衰視事至是服
緋袍上政府都人爭恥笑之石齋黃公折諸朝廷嗣昌忿
爭亦甚力石齋竟議遠戍尋摘他事杖之幾斃公乃移書
嗣昌曰變禮易制誠非易事但使相業特盛無媿救時亦
一道也惟公好爲之嗣昌書答曰某知不讓南陽李也公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笑曰羅倫復官應在何日蓋指石齋言也嗣昌希以部務
諉公一日遺書馘公曰某以病行矣此座可惜惟公念之
公笑曰楊公給我是歲四月十八日白虹午貫日占主大
兵公憂之未幾崑石先生終濟上五月朔訃聞公哭踰仆
地垂絕而甦曰生身罔極昇不得躬視含殮罪也跣歸卽
營吾父坐廬其側日掃荆蒿慰吾父之靈耳合雲撫葉廷
樞爲之請諸將士咸泣曰議罪三年方得頭在頸上奈何
奪公去臺諫兩疏議畱公聞之慟曰吾死矣疏上上情辭
哀慘天子惻然改宥曰父死在途如何叫他不去因令料
理候代公望闕百叩謝曰聖恩成我嗣昌計秋深必來

議代公者以蜀撫陳新甲上謂蜀距宜八千里須四月至
秋防乃責公也公念朝廷乏才徧諏之客以蘇松道馮元
颺對疏請改邊道馮適以事議鐫秩嗣昌書曰昌之得有
今日從未於意表行事公爲之一哂馮亦不通一刺公益
喜曰此叔向之不謝祁奚也大司寇鄭三俊清節立廷適
下理公以參荅貽之曰國家不可無此人立疏救之得免
公雖草土中薦賢之念不忘時嗣昌益力議撫密囑戎政
尙書某授意薊遼監督薊督吳阿衡嗜酒常在醉中鄧監
希詔至之以雙瞽賣卜周元忠者熟東私使北行詰
之曰事大無尊官使爾侮我耶將斬之元忠哀乞曰事未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五

成耳來來又告 兵不臨城不卽撫 然其言釋之元忠

歸人咎嗣昌辱國大宗伯顧錫疇疏糾之嗣昌大恚中以
他事奪其爵八月旣望 兵臨宜求撫公力疾赴左衛禦

之九月中遁去公秋防告竣是時薊鎮弛防關甯警報至
薊值鄧監生朝召諸將縱飲幕中 從墻子嶺入口督不

知謀被其肢解二十五日警報達宣邊公憤甚適兵部下
翎檄召宜雲晉三帥入援保定公曰誤矣 逼漁陽不速

衛陵畿紆道赴保定耶矯部檄徑命各兵入居庸自促新
督代任二十八日陳撫出倒馬關公於子夜命標官賚符

迓代自勒兵入都勤王二十九日午刻道中接上諭令督

天下援師印一顆尙方劔一口已達行署矣公拜命畢捧
印劔入內廳事視坐後屏大書文文山正氣歌公爲憫然
進臥室旁懸漢關公像公點頭曰天數也揜泣草疏曰臣
聞憂五月望代眼穿今當離任歸奔忽值公內犯同仇
赴愬臣謹安辭草畢仰天大號曰吾父之骨朽矣奈何奈
何先是二日前上傳諭贈公會祖及祖父尙書官公泣曰
九原亦拜澤乎不靖塞氛志不酬也輕騎勒限及郊馳疏
報曰臣非軍旅長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
畏途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
豈唯觀瞻不聳尤虞金鼓不靈蓋欲亟簡賢能代己也是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時朝臣交牘薦公李臨淮尤切嗣昌遺公札曰 携男婦
老少來定係西人移家非大舉也公可取便封侯公得書
抵之地曰懷此二心者犬豕不食吾餘矣吾以君國難前
來耳蔑親思侯豈理哉今日吉凶三尺童子知之而誰誑
也時觀軍高監亦衰經臨戎公謂所親曰吾三人皆不祥
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變禮以分誓
耶處心若此安可與共事君 退必面責之公雖戎服麻
經草履著體不脫嗣昌聞之益忤行五日入居庸步謁陵
園祝曰仗聖祖列宗之靈殲 境外竭蹶以應微臣職也
進昌城呼援師無先集者闕本標宣鎮二師選其勁帥之

醜酒對天誓曰藉若力先摧鋒不奮法無赦時十月三日申刻也漏二下天子命見平臺策馬及都黎明入上曰煩卿遠來入衛忠勤可嘉賜花銀蟒緞畢次及方畧對曰命臣督兵臣意主戰上色變良久曰朝廷原未嘗撫這都是外廷議論公因奏曰聞本兵以兩階干羽爲言上曰此不同三苗自負固耳未嘗戮我重臣又誠公非寇比愼之移時命與樞戎提協商摧乃出入對諸臣皆賜茗餌特益公酒飭上見日旁抱珥下復雜氣一股曲如弓而影上背令一璫趨問公公曰此必尅兆也司天家語公珥暈猶光明象弓影上背主不臣之臣戾於謀國者耳公嘆息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五

久之是時樞璫密議輦金幣出邊已有事大事小之疏長安競嗤唾謂我有樂天之言無畏天之意公哀毀不聞

也入對時已迂廷議矣日曛詣安定門會議先是嗣昌媚

大璫座必居下公就首座不辭嗣昌及羣璫皆銜之言戰

皆嘿獨司禮曹化純曰畢竟盧老先生說的是正夜分乃

散詰日上發帑金萬犒公軍公銜盃口吟一聯胸藏武庫

遊戎馬手鑄金甌藉聖朝云卽日陞辭嗣昌送公屏左右

欲有言啞啞不能出口逾數時僅叮嚀勿浪戰三字公遂

就道時諸帥怯聞樞言皆色喜曰無怖矣公則策戰益

力夜半及昌城上畀帑金三萬大小銀葉三千幣五千遣

丙臣來犒師詰日又賜御馬百疋馬千銀鐵鞭五百公慨
念曰皇靈果壯撫之局出自外廷無疑也決策議戰適初
三日所發間道師戰捷獻公級公喜動眉睫勞畢卽誓諸
大帥以初旬後集城下各簡勁騎三百於十五夜分四面
十路圍逼莊營直衝而過刀必濡血人必被傷馬必喘汗
俾不驚潰自殺若彼移動我分頭子截殺轉其用不轉其
體始終用是法疾戰一場違者處斬令方下十二日酉刻
監軍監高起潛遣公手書謂十五夜皓月通宵不便扼虜
昔人雪夜下蔡城不聞以月且我師遠馳通昌 若果移
營徒勞往返又有奇兵用寡四面十路仍是張皇堂正等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五

語亥刻三屯營陳鎮又奉監檄稱 南下調彼旅東行急
辭去公頓足曰若輩撓我至此哉 擁數萬入內地固非
十面蹙之不能殲偏師無當也彼坐生路衝笑日行不過
百十里營之移否可哨而知豈足慮哉月夜宵行亦謂揜
其不意耳 豈蔡州豎子可不殺一人手携而得者耶驅
滅之責在我事覆將誰諉因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宣雲晉
三鎮屬公關甯各路皆令高監統之公名督天下兵實不
及二萬十四日誓師鞏華公淋漓慷慨泣雨下眾皆嗚咽
沾襟漏三下嗣昌疏揭至謂 南逞何得復趨牛欄速赴
通與高監議公嘆曰復云然耶吾甯矯令矣十五日兵次

順義將夜襲牛欄京營三帥至軍前曰駐兵孫嶽距牛欄不過三十里資策應可乎公曰諾公命騎行至孫嶽忽遇公謂此零騎或前撿呼卽砍之京兵遁公控騎僅十餘人相從計卻避無一生還且慮後有大隊相逼當陳兵疑之拔刃趨行約勿反顧京兵望見亦漸來避走京兵遂營於大馬房是日襲劫之兵高監泄其謀於牛欄旁地晝卽遇堵截塵戰連斬數十級馳獻公大喜飛騎凱聞日捕將歸老營行數十里聞喊殺聲敗卒卽零落下公疑是呼軍士引滿待之至則京兵被劫者耳詢之分兩翼渡河稱高監麾下不虞其欺左右夾發疾不及禦故也京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五

兵孫嶽之敗與公牛欄之捷兩軍不相蒙嗣昌言於上喪多獲少不論賞十七日嗣昌赴軍中公抗聲責其阻師養寇之罪曰城下之盟春秋不恥之耶長安口舌如風昇若唯唯從事袁崇煥之禍立見公何以處我語逼嗣昌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尙方劔加我矣公曰既不奔喪又不殺不忠不孝尙方劔須從自己項下過未易以加人如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昇所知也嗣昌赧甚良久曰從無撫說毋以長安飛語陷人公曰周元忠赴彼講撫往返數月始事於薊門督監受成於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復將誰諱楊語塞拂衣而去公復手書斥之曰自被挫之後徑奔鞏

華近地劄營其挾忿誘鬪無疑也彼地去陵京不遠昇當
夜出土城關與鎮將計相機出奇再挫一二陣便回
頭不惟鞏固陵京亦且大張撻伐矣來論老營南向或
非一股分合難定權緩急用兵昇維力是視耳倘能回心
協力以濟國家卽胸中有如許怪事終不向君王一言若
仍閃爍奸欺到底自當瀝血丹墀無言不盡也先是嗣昌
嘗與密撫趙某言曰秦會之是宋室忠臣趙應之曰能忠
足矣何必殺盡賢良而以爲忠嗣昌無以答故公札及之
初嗣昌令公赴通欲推撫字自高監口中出公旣不赴嗣
昌遂具疏云 若南下督趨通就監未動監趨京就督十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九日高監詣安定門兵過京營仍疑爲 礮發騎士死者
數十公亦後先至會眾議公大言受命禦 非血戰無以
盡臣子之心高詭云戰不難恐野戰 之所長耳待相其
可而後擊之是時督監各持一議嗣昌遂疏言督出險善
監持穩著格公議不行論者謂 駐內地二旬非無懈可
擊後至破省會掠名藩卒未聞可擊而擊之也公見樞璫
一撤必害成新督陳新甲方閑駐昌平薦以自代嗣昌久
蓄是謀許之須臾警報踵至公不敢旁諉復移書嗣昌云
向擬薦賢爲國今勢迫誼不敢復言矣遂分前後左三標
隸新甲自將馬步兵分布德勝安定東西直都門外衛京

師曰諭將士須殺 酬國恩不幸甯捐軀決脰決不令賊
臣袖中捏成宋室故事因大呼曰高皇帝廓開世界不三
百年復翳耶決計挑戰日斬壯級報部 久畏公善用兵
遂不敢攻掠約待撫二十五日議不成 從順義開營南
向公夜選兵四千從壩上等處進發二十六日 大營精
騎自壩上大馬房直衝東直門相距二十里諸兵奮力擊
吹觱篥收兵被傷者眾是後日有斬獲公所坐馬稱
神駿深愛之公方披甲冒陣忽長鳴斃十一月朔宣帥射
獲蟒甲銀盔大將首大如斗初二 分三股來攻中伏石
矢齊發 紛紛落馬復分三股來我兵格五陣彼皆重傷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天

乃退初三日 徑撲土城關公自出陣幸諸將擊之自己
至未 衝數次皆爲礮石所傷負尸馬上號泣還營聲聞
數里呼礮爲骨冬輒嚙指又問是盧那顏兵馬亦輒嚙指
是夜遂移營土城北公乘其營未固潛移大礮往劫之
不及炊南奔斬獲無算及曉尾尙在西直門公料大隊前
驅勢不及顧復躡其後擊之大捷獲巨礮數十驗之皆京
營字號云是日公從德勝門移營平子門勒輕騎出 前
會高監夾擊部議督監二人一追 一守京通次午尙未
得旨公慮 去遠追襲益難馳請申刻始奉合心驅剿之
命 於是日已抵良涿矣公卽申諭標鎮於初六日五鼓

兼程進因高監在通遼趨固安會師整搦謂 攻良涿便可抄前逆擊不意 騎畏公奔突五百里分三路攻掠一從涿水攻易州一從新城攻雄縣一從定興攻安肅公聞之初九日從涿進兵先據保定召諸將插血矢誓各挑精兵分路掩擊十一日戌時雲帥王樸捷於涇陽斬級二十公謂 懈可擊督全師蹙之十二日合戰於慶都大捷獲級百五十高監亦並奏捷麟見事勢迫疏斥嗣昌中有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等語時密撫趙某公所舉也趙獲奸細梁丙供稱鄧高祖三人合謀通 鄧卽希詔高卽起潛祖卽遼帥大壽事聞長安哄然嗣昌意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五

二人皆爲公地計殺之麟以編修改兵部主事命赴行營贊畫趙卽下理公嘆曰兩公危予從此益殆矣然非此亦殆十七日進次完縣清苑令左其人以饋餉不前公檄責之左年少負氣投瑞爲援不受督責遂激方監怒移書讓公旋飛章中之公次真定真撫張其平見擠公者眾閉圍絕餉軍中缺糧五日領糧官厯未及酉自東圍趨至南皆扁鑰不納軍士二人向村中覓草料公揮淚立斬之移文兵部告急有戰士立而就死七尺微軀不敢自保之語嗣昌不答公拜將士各四勵其以死報國忍饑衝鋒其地撫按守臣任疾呼竟不餽升糧猶計卸罪疏揭日五六上

皆誣公擁兵不救狀十二月輔臣劉宇亮覲 將去出收
其成特揭擠公公被嚴譴褫爵候訊劉則欣然代公行矣
其客告中翰周尙友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此聲一播將
士驚疑事則不測劉懼因復謀之嗣昌僅奪公尙書官以
侍郎視事非客言公被逮下理矣公將饑兵分援欒城東
鹿趙州等處皆多斬獲俄報 走雲晉嗣昌移露檄促出
關公嘆曰將在外君命且不受於千里外制人奈何軍匱
糧八檄至雲帥王樸徑引兵去公餘殘卒皆饑疲奉命不
敢近城次宿三宮野外時畿南三郡父老悉勸公曰公移
廣順召義師羸糧從者可十萬三郡子弟昔非公死賊今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非公死 同心尅滅事未可知也鳩鵲之眾隻臂無援孫
吳能措手哉况權奸急據晉中報迫挾出關知鎮兵久切
懷歸耳又下不得近城之命駐兵絕野勢必脫巾狂噪雲
帥已見告矣公其圖之公泣謂曰予統兵十年歷數百戰
未嘗軻今分疲卒五千 西衝援旅東隔事事牽制金
盡力疲且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爲也眾號泣雷動各攜
床頭斗粒餉軍或遺棗一升曰公煮爲糧十二月十一日
進軍鉅鹿縣之賈庄時高監擁關甯兵相距五十里公屢
飛檄召援不應反移走臨清公自分必死告麟曰兵勢甚
盛不迫山陵卽迫京師我兵寡乏食急需糧授君真定檄

發行後公卽赴搏戰都司馬袁應圭泣請曰今往必死
盍少却公怒命斬之三軍泣伏代求免公按劍叱之去髮
上指兩眦盡裂曰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今與諸君共之
不用命者斬行十里餘至蒿水橋與遇公督標居中虎
大威帥左楊國柱帥右激發勇鬪遂奔半落馬脫帽走
村人爭持白梃擊之擒一還營方草疏告俘忽感策四
起俘泣語譯使曰我大眾將至那顏必殺我矣夜三鼓
數萬圍賈庄十二日卯刻別一隊自正南來眾萬餘匝
圍三重公躍馬周視整兵虎楊兩將當西東別二將西北
列中架大礮公授礮役意聞呼某某卽發亦鉅礮來攻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相擊四百餘辰及未礮盡矢窮軍中對面不相見虎大帥
猶能認公挽公馬泣請出圍公不肯以刀劔其手曰我不
死疆場死西市耶因奮策突入公左乳中一流矢拔出鏃
復撲殺貫腰後及左右矢各一公猶震呼力戰手格殺數
十人憤蠶鬪公公遂被重創死年三十九家丁顧顯殉
焉掌牧楊陸凱慮兵殘公尸伏之體被二十四矢遂殞一
軍皆覆獨虎大威見公死潰圍出尋以重創號踴亦殞是
日天霾日無光旁暈兩小日卯大色白猶月公向察乾象
大將星因指示客公竟當之也初嗣昌分督監兵偵苗
頭西向因命督任西南監任東南公一赴西嗣昌卽言西

南兵勢獨盛致下嚴詔詰責高監東行嗣昌以援內名檄之還遂退師百里公死後竟不敢逼三郡遂趨東山左諸疆殺掠慘毒嗣昌庇起潛竟弗問實則陵寢之安京畿之鞏戰士肅然紀律皆公力也公雖歿憾者不釋蜚語達朝端謂公快醉歌樓火蒸自斃使一別駕踪之至旅店見一席微焦抵掌曰是矣其家答曰火發高樓焚大帥區區焦一席孔已耶別駕廢然返然言公東降及遁尙不一十五日副將劉欽躡積尸見一血污赤體僅麻裈刻督兵硃篆紋故知爲公也昇至新樂縣縣間聞於麟迎入真定東關盟面刮髮視之尙凜凜生氣辨其刀瘢左腦上一右腮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一面門一自鼻至耳界破顙骨麟撫尸慟絕其地守臣素識公者佯不辨麟憤甚因集兵民視之一卒踊起哭曰我盧爺也率羅拜哭己卯二月二十八日始克大殮距死之日七十五日矣三郡之民聞之無不號慟者爭携酒醴獻柩前哀失聲遠者設位以哭甚有痛公之亡發狂卽死者公行師日嗣昌嘗遣東廠總旗官俞振龍偵公事公死歸報備言公忠勇殉節狀嗣昌怒甚筆楚三日勒令吐實振龍曰何僞乎實言死詐言亦死嗣昌詰之振龍曰言實公殺龍詐則鬼神殛龍耳十二年己卯正月初六日廷鞫龍對如故將置之死忽仰天若有所見大呼公來耶公不負

朝廷龍亦不負公氣絕而甦昂首呼眾告之曰天道昭昭
毋枉害良善也竟死龍甫弱冠家千金死後立散妻年僅
及笄抱幼子乞食長安見者皆嘆之楊陸凱臨洛人也死
後其父聞之曰從公遊吾兒可含笑地下矣洛人藉公得
餘生十年今以死報何憾後 騎蹂臨洛洛關比屋死傷
楊之戶以內獨無恙不逾年王樸以失機伏法鄧希詔亦
誅廷議挑邊速釁罪嗣昌僅革銜仍冠服辦閣事俄借剿
賊功復其官十四年辛巳二月初五日賊破襄陽執襄藩
坐之旗下曰汝本無罪我借汝頭殺楊嗣昌耳時嗣昌在
荆慙憤自縊死十五年公事始白予祭葬贈太子大師兵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部尙書諡忠烈賜建顓祠蔭子以載世襲錦衣衛千戶

公之死於嗣昌手也有二焉公孝則昌不子一大憾也公忠則昌不臣二大憾也使公易吉臨戎口以封侯食祿爲快則昌可冒爲顯親之人矣公於上前道一撫字使昌軒眉握樞掩其縮臍無能之狀則昌可溷於謀臣之列矣予昌以尋常臣子之名昌又何羞何忌而殺公哉惟公性不樂與不子之子不臣之臣同心竊位必欲力挽天河哀伸七裏而後慊忠孝大義矢吻凜然是以甯攢頰界顛蒙三刀四鏃於賈庄砂血之上而不顧也嗚呼痛矣然見人呼浮白間談及公事不免風瀟雨淒鬚根颯颯欲動公則

揚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令人怒又於夜闌人寂之戶燈穗垂垂時披公貽家人書如見其天性孝慈之樂公又令人歡可謂公死戰積乎哉人氣絕者則謂之死公之氣雖千百載不絕也楊陸凱圍大耳父子皆忠於公人不及以死證公之死若俞掇龍者棄家捐妻子何其烈也公之忠肝烈血生氣磅礴六字間二賢實共之矣獨是聖明之心皇皇求治若不及均一督臣也洪生則謂之死盧死則謂之生是何故哉曰氣數之厄滿朝孽賊使然也公進不結內援嗣昌而外高方二豎無刻不思射公聞公未死前數日達京僞塘報節節短公激朝廷之怒公死後輒謗公不死未必不謂萬騎臨城及

後來畿南山左之阨皆一戰字激來一樞兩璫內唱外和而
而又繼以愚輔庸督賊撫猶合該地碌碌卸罪諸撫按臣
語必誣公之執事必蠲公之輕蔽奸人分調絕援之謀律
督師以擁兵不救之罪以至聖聰營營內不自保公之死
忠而不憐也宜矣壬午事始白歛賊熾於西陲舉廷張皇
求一雄畧之臣不得募一敢死之士不得檢夫遁鎖怒臂
遣征貽慘毒於親藩負囊勞之主睽獨公忠魂烈號赫奔
九邊綢繆五夜時出入於腎腸心腹之間而晨曛若接君
則堯舜之君也臣則臯龍之臣也明君良臣志同道合一爭
常變耳有異心哉嗟乎戊寅而後公死壬午而後公生嗣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昌白骨竟誰屬也學爲子臣者可以思矣麟爲經筵講官
憤國事日非特疏忤當事謫兵部主事軍前贊畫始得與
公共事公詳道其履自主政訖督撫歷歷不遺一事風
雨晦明之夜卽與麟忼慨道艱苦因得憶其詳爲公記其
事使天下後世知公之忠勤爲不可及且哀公之死復爲
哭鉅鹿一草以志之

草見詩集

此非唐宋八家之文乃左傳班書之文詳密而無
一冗詞堅蒼而無一嫩語非講結構篇法者所能
有也至文後瀟湘逸史發論一段至性噴薄真氣
彌綸響若雷霆嚴於斧錢讀之令人心驚魄動真
足誅奸回旣死之魄伸忠烈未盡之心其人其文
並千古矣後學李祖陶敬識
附儲在陸盧忠烈公九台傳後論語云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人如盧公於傳何有然唐虞三代股肱

楊忠節公遺集卷二

之功艱貞之節所以震耀耳目者亦賴之乎詩書
余讀楊機部先生所作公傳先生能文章此傳尤
詳密然先生本以乞斬楊嗣昌斥出在外傳寫嗣
昌陷公情狀最切深無識者疑其有激而嗣昌親
暱因嗥嗥訟說思以誑語惑天下之脊儒小生余
甚痛之他如盧公遺事兵車日記等書誌猥辭陋
固不足以發公之光明而於討賊更疎畧及盧公
信之難也余讀明末記載凡官書野乘有及盧公
事者未嘗不鉤考然自督邊以後大抵疏畧而斬
逐流寇歲月多不同最後得公家行畧讀之然後
歲時月日粲然別白殊可據依然與屯在丁丑而
云丙子丁丑兩年大蕪及為太守擒馬翻翻而云
兵衛時以巡邊為名獲諸順德者皆非也余參伍
折衷信以傳信疑則傳疑所以代公家年譜之作
而後人讀之庶得其真也按機部先生撫公屍視
小斂大斂又數至吾邑經理其家所以存恤盧氏
者甚厚此固賢人君子能讀書識義理者所優為
至如陸凱圍吏振龍遷卒之輩亦復孤行胸臆視
死如歸又何說也豈天地正氣不擇類而鍾與抑
忠孝大節感人如此其至與太史公曰死有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公之死天下哭之未久嗣昌死
而民不憐人生蓋棺是非乃見嗟乎嗟乎即此可
以論而定之矣或者又議公暗啞叱咤輕以致劬
噫公自誓書生耳輟哭泣哀縗麻赴公家之急豈
得已哉不幸觸權奸羣小協謀禍患叵測金吾之
械秋官之牢西市之斧鑕發不旋踵而公蹈道致
身死於其職罔獲陷奔莫能驅而納之厥本末可
按也臣死忠子死孝議者猶捷捷誣訾多見其不
知量耳公奚傷哉
又附諸大雅明大司馬盧公傳記序明兵部尚書
總督援師贈太子少師盧公邑桃溪里人也公忠
勇大節繇明史外良常宗璠曹氏暨陽黃氏定九
陳氏西川鑄萬唐氏毘陵青門邵氏予從祖在陸
先生胥有傳四明季野萬氏楊公有明史藁傳邑雪城
許氏有戎車日記清江機部楊公有記實而公昆
季胥有傳鑄萬青門在陸先生號工古文詞季野
最熟明一代事雪城賔公幕而揚公又當時詩人
所謂參軍新命一朝下單騎夜出長安城者也按
諸編胥載公汝州朱龍橋七頂山之捷賊幾殲以
楚鄭二撫不能截漢江賊迺繇光化羊皮灘逸入

楊忠節公遺集

卷二

毛

荆夔鄭興諸山史稿又謂援勦諸騎軍不能入山
 迺借秦督易將而入援之命下賊復熾按公嘗令
 監紀張合文募滇軍石屏土舍龍在田謂滇軍輕
 走遠跳善搜山公又嘗請調四川黔滇兵仗擊之
 月無入援得揣意辦賊而間檄川黔滇兵仗擊之
 則賊必可殲也公嘗疏督臣理臣宜有備兵有備
 較若使如古巨鑿牙內親軍糧槍效節諸營制則
 是故明之亡不亡於賊亡於兵制之不一聞長老言公曰
 衛廳合府兵意而胥失之也予少聞長老言公曰
 肄馬於樓級部隊蹟者輒罰治蓋公兵本可入山
 故嘗借陳保德成鳥林關也家清獅子山功時謂
 無欠不搜而援勦諸軍不能盡如公肄士馬法公
 嘗疏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蓋
 明季諸臣如武陵之分四正六隅昆明之議節短
 勢險胥不越堵法而代大之設總督總理其始既
 鞭長而不及其法必尾大而不掉勦堵戰守動輒
 扞格直可謂無法公不幸當其扼也東縛於國制
 廷議而莫之克展不得已以大將兼戰將而以一
 身兼皇甫嵩爾朱榮楊義臣李克用狄青蔡罕帖

木兒之戰多非曩日督府東鹿太原東平雍容塵
 幢之所克速也史藁又謂朱龍橋之役祖寬實首
 庸嘗牽公衣請覈斬級後改隸秦督尋以援勦山
 東麗辟議者謂備賀人龍胥誤用臨淮斬張用濟
 輟門法而氣象彌抑亦宜備顧顯揚陸凱俞振龍
 國猜伎盡泯而寬抑亦宜備顧顯揚陸凱俞振龍
 暨張令文虎大威楊國柱楊世恩李輔明李阜葛
 麟陳安胥附從祀之烈者也諸編載公督宣大積
 穀二十萬按宣大山西折宣府凡銀百三十四萬兩
 年例民運鹽引本折宣府凡銀百三十四萬兩有
 奇大凡銀四十七萬兩糧七十一萬石鹽十二
 萬引胥有奇山西凡銀六十九萬兩本色四萬九
 千石胥有奇歲積穀二十萬增矣此又趙充國之
 四而缺餉無諱并勦積穀二十萬增矣此又趙充國之
 鄧艾之碩畫也及其再入援公既不得以宜賓嘉
 魚詞臣嘗試之轍自怨又不敢以武定鄆陵督臣
 疏聞之咎白解而新城之功薄而賞厚東莞之知
 彼而知已又未嘗不早見預籌之顧以衰經在身
 金革變禮義當決戰以永杜長垣永寧永城虞城
 透撓失律請臣口而兵部議關甯勁旅隸之監督

